

高度

早晨的陽光慢慢爬至昨日的疲憊
你以厚實的肩頭抬高了
沉重的 1 天，影子下陷 1 公尺
幾根鋼筋用力越過
你一頭的灰髮，再度鑽進
每一個等待拆除的施工噪音

添加了一些易膠泥和水
攪勻過的混凝土和你
似乎就有了不會輕易
龜裂和剝落的耐性
尚未綁緊的關節疼痛
又讓四肢的熟練度
鬆脫了數英寸
你錘深著一些渴望
試著在現實和理想的落差裏
調整著某一個夢境的正確角度
板模固定了可能位移的不安
日子的海拔依然陡峭
高樓層的風卻割不亂
你專注的呼吸

仰臥在地面上的紙板
只有 0.5 公釐厚的安靜
你躺進淺淺的午睡 30 分鐘
和酷暑的垂直距離
彷彿已減少了數十公分
幾塊磚砌高著時間的牆面
你往下看，已看不見

逐漸下沉的城市燈火
銲接了幾個施工安全規則
背脊表面裸露的汗水
不知不覺又深深的
重降了幾英呎

懸掛在大樓的脊椎旁
準備練習引體向上的管路
剛剛量測到了
自來水流速的高血壓
角落一大團電線
緩緩繞過了你的糾結的喘息
今日領到的薪水
隔天可能只剩下
幾張薄薄百元小鈔的高度
維士比和咖啡依然
再度構築了明日必需的鬥志

吊車吊起了淤積在工地底層
幾個潮濕雨季的平均高度
吶喊在胸膛裏層層堆疊著
扛起濃霧和陣雨
沾滿泥巴的雨靴
又踩碎了一串搖搖晃晃的足跡
厚繭繼續墊高著工時的地基
一群粉塵悄悄跳入了眼睛深處
你跨過幾滴相互推擠著
準備跌出眼眶的眼淚
站穩了腳步，終於將高高的雲朵
牢牢地鎖在最靠近自己的
那一片湛藍的天空